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九

頤山詩話　詩文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頤山詩話一卷明安磐撰磐字公石頤山其號也嘉定州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其論詩以嚴羽為宗其中如以海棠為杜甫母名尚沿小說之謬又以朝扣富兒門四句譏杜甫致君堯舜之妄亦失

之於固所載譏陳循詩嘲裁傳奉官詩亦皆近乎小說無關詩法至其議莊泉溪邊鳥共天機語杖上梅挑太極行句論梅堯臣歌欲論長恨人將問少君句及排周紫芝之論林逋梅詩則固詩家公論也譜亦工於吟詠王士禎池北偶談嘗載其數篇頗婉約可誦是書明史藝文志作二卷此本僅一卷而首尾完具殆史偶誤歟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頤山詩話原序

頤山老農曰夫詩言志詩話又以論詩也故詩難而論詩又難也夫作者皆禀靈含異各充其極綷音綺文情變氣殊故以淺涉者不能深以泛獵者不能得以已見者不能該以辭類者不能達意詭於本指鑒左于微向其於標能振芳益遠哉夫立標以示表也啟鑰以開户也世之論詩者低昂衆製商搉前藻乃復繼之曰予嘗擬之云又曰予嘗有詩云此何以稱焉競長呈伎激賞

邀聲此與夫耀色者何異焉林居多暇喜與學士大夫
談談又多詩學士大夫退輒錄之稍有得焉定其初見
或進焉畢其說他日倘庶幾哉將論詩者之所不廢也
嘉靖戊子秋九月朔日頤山老農書

頤山詩話原序

頤山詩話

明 安磐 撰

詩豈易言哉得者執而不法興者僻而不遂麗者綺而不貞[illegible]者直而不[illegible]淡者枯而不振比者泛而不揆苦者澁而不入奇者肆而不制巧者藻而不壯質者俚而不華典者奮而不節約者陋而不變循者失之剽新者失之怪拙者失之詭徑者失之淺速者失之率典者失

之沉詩之難如此三百篇尚矣三代而下如曹劉風骨之古李杜選律之備其庶幾焉世之程才藝苑獻最吟壇者非不精騖八極心遊無始日摛前藻心企往躅然而詠高歷賞離衆絶致者蓋不多見詎非難歟

造化人事有有則有無有全則有偏有盛則有衰一時風聲氣習例足以振起亦足以頽墮漢以文盛唐以詩盛宋以道學盛以聲律論之則不能兼焉漢無騷唐無選宋無律所謂無者非真無也或有矣而不純或純矣

而不多雖謂之無亦可也

詩如參禪有彼岸有苦海有外道有上乘迷者不能登彼岸沉者不能出苦海魔者不能離外道凡者不能超上乘雖不離乎聲律而實有出於聲律之外嚴滄浪所謂一味妙悟者蓋為是也

木蘭詞古今人以為高古然不知為唐人之擬作也詞中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皆唐人語且可汗唐蕃國天

子之號故知為唐人之擬作也予反復其詞中間有可疑處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唐制無十年征戍之兵而一卒之微未必得見天子可疑者此也有矛盾處既曰歸来見天子天子坐明堂是漢人矣又曰可汗問所欲則是蕃人矣既為可汗可汗之制安有尚書郎之名哉自相矛盾者此也況同行十二年言動起居豈無一事足以發露不知木蘭是女郎未必然也豈寓言者歟

古辭陌上桑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

自名為羅敷傅玄改為艷歌行首四句全與此同但改名為字古辭曰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傅玄曰首戴金翠飾耳綴明月珠白素為下裾丹霞為上襦古辭曰使君從南来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妹傅玄曰使君自南来駟馬立踟躕遣吏謝賢女豈可同行車古辭曰羅敷前致辭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傅玄曰斯女長跪對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婦賤妾有鄙夫首尾皆襲其語

而韻亦同不知何也

劉裕九日遊戲馬臺令寮佐賦詩送孔靖謝宣遠曰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謝靈運曰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是時裕方以宋公建臺而二子俱稱為聖亦猶漢帝尚在而公幹以曹操為元后仲宣以操為聖君也君臣之義不明久矣何怪其然哉

曹丕建章臺公讌詩王粲曰嘗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應瑒亦曰為且極懽情不醉其無歸子建曰公子敬愛

陸士衡之詩鍾嶸謂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與陳思謝客並稱嚴羽謂士衡獨在諸公之下二者孰是試叅之蓋士衡綺練精絶學富而辭贍才逸而體華榮之論亦是若以風骨氣格言之是誠在曹劉二張左阮之下也

古人一句詩稱振絶者如枯桑知天風如海日生殘夜下此如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然未若謝客之池塘生春草也少日讀此不解中歳以來始覺其妙意在言外

神交物表偶然得之有天然之趣所以可貴謝客自謂殆有神助非虚語也今觀謝客諸作皆精練似此者絶少信乎有神助也

徐凝瀑布詩自謂得意張祜地勢遥尊岳河流側讓闗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足稱佳句凝曰美則美矣何如老夫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潘若沖雅談亦謂凝瀑布詩膾炙人口至東坡始不然之曰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惡詩謂為惡詩似過然語意

鄙俗未足為佳而凝之自負與時之膾炙者何也然凝詩亦有好處如遠客遠遊新過嶺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又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亦佳句也

李西涯云謝方石好用夢字笑字每以語之不易也然不知方石尤好用敢字極知字十詩常七八有之比之夢字笑字為尤多西涯偶未之覺耳

西涯云子瞻詩傷於快直少委曲沉著之意以此有不

逮古人之誚雖后山亦謂其失之粗以其得之易也愚謂傷快直率易固然但坡翁好用事甚者句句以事襯貼如賀陳章生子張子野買妾戲徐孟不飲之詩是也劉辰翁謂黄太史感欲用萬卷書與古人爭能於一字然不知意多而情遠句累而格近也鍾嶸云任昉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能奇然則用事不可耶少陵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未嘗不用事而渾然不覺乃為高品也

謝康樂之詩雖是涉于對偶然而森蔚璀瑋繁密錯縟一句一字極其深思昔人謂無一篇不佳今觀其入彭蠡華山岡七里瀨始寧墅富春渚諸詩模寫行役江山歴歴如畫信一代之偉作也其中初發石首城一詩尤妙稍尚風骨不類諸作有建安之風豈其被誣見釋之後情發之真歟此詩之所以貴情性也

西涯岳陽樓呉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或駁之曰杜子妙在坼與浮字西涯失之彭民望曰然則必

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天下句而後可邪或者之說信不可然病不在吳楚乾坤也曰天下句詩語固如是乎

白樂天與元微之劉禹錫同論南朝興廢各賦金陵懷古禹錫詩成樂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介何用於是罷唱又與張汝士迎楊於陵席上賦詩汝士後成元白覽之失色又與汝士于裴令公宴上賦詩元白有德色次至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

高人白知不能加遽梨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
元顧白曰樂天可謂能全名矣由此數事觀之樂天豈
亦忌才邪不然記録者之失真也若太白過黃鶴樓曰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可謂能服善矣
詩有屬對未能而他人代之者如范曾云歲暮天涯雨
久而莫屬劉邠伯曰何不對人生分外愁晏元獻曰無
可柰何花落去經年未嘗强對王琪應聲曰似曾相識
燕飛來中書出對曰水底月如天上月久未有對楊文

公以事至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為奇絶無對石曼卿曰月如無恨月長圓唐詩曰二十四考中書令無對之者或以問王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户冠軍侯王荆公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久未有對一日問蔡天啓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荆公大喜數者皆索之歲月了不可得而蜀對者往往出于卒然之頃且下句每勝上句豈人

之才思遲速固自不同歟抑構思者之沉吟反不如偶然者之會意也

唐費冠卿感懷詩煢獨未為苦求名始辛酸上國無交親請謁多少難又九月風到面羞汗成氷片求名俟公道名與公道遠後舉進士母卒感之甘隱九華山徵詔不起賦詩云君親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處老也知臣子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此二詩何前之淺陋而後之峻絶也豈暮年聞道之故歟王元之錫宴明日詩

宴罷歸來日未斜平原坊裏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爭乞釵頭利市花清明詩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隣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胡苕溪云老少情懷之異此二事正相類云

近世詩人見古人佳句輒欲擬作自謂得意甚者筆之於書以誇乎人然而何嘗得其彷彿乾鼠為璞蹄涔自濡殊可笑也歐陽永叔嘗愛常建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之作一聯每不可得晚至青州得山齋宴息

益欲作之竟不能獲一言至以為終身之恨以歐公之
才何所不可乃不輕易如此玆其可重也歟
石首楊文定公好題竹贈人亦其性然也今見于集者
凡三十六絶然無甚佳者詩之難如此哉
杜子美贈韋左丞中頗自負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
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
繼之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
俗淳不知子美以上所云辭賦足以致君歟抑别有道

也末云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衰颯不振致君堯舜者恐不如此也令人以為出于子美便不敢雌黃亦過矣

予與韓子爵遊凌雲時二月中旬也寺僧煑茗色香殊絕予笑謂子爵曰古來詠佳人者多以海棠荳蔻牡丹為言俱未若凌雲茗之為近也安得數語發其義哉後讀東坡寄釐源焙新芽詩有曰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

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乃知古人先有此意矣
蘓集云黃落山川知晩秋小蟲催女獻功裘老松閱世卧雲壑挽著滄江回萬牛詩林以為山谷之詩然山谷又有和少游詩第二句與此全同玩其辭氣當為山谷之詩而誤入蘇集也
謝翱有懐峨眉家先生詩小序先生曾宰建之浦城詩云露下濕百草病思生積愁窟泉春洗屐氈雪莫登樓

魂夢來巴峽衣冠老代州平生仗忠信自與身為讐則家先生者蓋余峨眉人而寓於代者惜乎名字行履不可考然觀仗忠信之語其人亦自不同也

近時松石詩評自謂平章丰致水鑑聲猷華衮英靈節梔間氣晉宋六朝如王融徐陵陰庾皆入品題而李陵潘石二張二陸茂先景純仲文叔源皆一時名家乃遺而不收況人著數語衹以取譬為高體裁聲韻多不中的而劉因虞集高下之間未為定論識詩之難如此

西涯云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仄高
下亦相依倣後見晦翁荅鄭文振言向見擬古將謂只
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却是學古人說話意思語脉皆要
佀他只換却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
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脉勢向皆效之也觀於此言益
信西涯之說夫以晦翁學作古詩乃如此精密用功後
之人以鹵莽之識動云學選吾未見其可也
集句始于宋人王荆公為妙荆公集句近百首胡笳十

八拍為妙黄山谷謂王慎中擬半山集句十八拍會合
宛轉能道文姬心事惜其今不傳也文文山亦有十八
拍集句意不逮荆公其體製聲氣俱非文姬口中語在
燕時集句甚富集中五言絶句至二百餘首予讀之往
往不終卷而淚下然二公所集皆無七言律詩豈屬對
之精當在二公亦難耶沈存中謂荆公集句多至百韻
對偶精切過於本詩今其集無百韻者豈其集有所遺
耶近時如夏宏之聯錦童郎中之梅花集沈行之詠雪

道先生已蓋棺薤歌聲裏萬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當日利氷山無復昔時寒九原若遇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可謂極罵矣蓋棺論定吁可畏哉

嘉靖初下詔裁革傳奉中書舍人時有集杜詩嘲之者曰馬上誰家白面郎初聞涕淚滿衣裳可憐懷抱向人盡正想氤氳滿眼香近侍只今難浪迹青春作伴好還鄉三年奔走空皮骨愁日愁隨一線長亦詠詎可笑

子美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凄凉葢用鮑明遠
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之意也謝康樂徒作千里曲絃
絶念彌敦語意尤覺簡遠
楊月湖方震選陳公甫莊孔陽之詩謂其别出新格高
處不論唐人二家全集不暇詳論就其所選其卓然過
唐者余亦未見也二公詩本學堯夫公甫興致儘高孔
陽一味怒駡較之堯夫安閑宏闊已不同矣月湖云子
美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視孔陽溪邊鳥

共天機語擔上梅挑太極行尚隔幾塵以是知工於辭而淺於理者之未足貴也月湖所謂高於唐人者以此予謂不然蛺蝶之穿花蜻蜓之點水各具一太極各自一天機亦鳶飛魚躍之意也奚必待說天機太極始謂之言理哉且穿字更著深深字點字更著款款字微妙流轉非餘子可到就以理言擔挑太極全不成語也

司馬相如美人賦辭與意皆祖宋玉風賦賦之卒章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不敢愛主人之女美人賦曰

弱骨豐肌時來親臣臣乃氣服于内心正于懷信誓旦
旦秉志不回凜然若有魯男子之風者豈其見惑文君
之後悔而作此以自表歟悲夫莫及矣
本朝詩在國初高楊張徐可比唐初王楊盧駱及乎弘
治正德之間英才繼起各以其能追配古作直欲越元
嘉而上之洋洋乎盛矣哉此非予之侈論也具眼者當
自知之
思入于渺忽神恍乎有無情極乎真到才盡乎形聲工

奪乎造化者詩之妙也試以杜詩言之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非入于渺忽乎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非怳乎有無乎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非極其真到乎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非盡其形聲乎白摧朽骨龍虎死黒入太陰雷雨垂非工奪造化乎

俞紫芝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髙王荆公甚稱之乃和其韻曰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髙

則紫芝誠若有不及者以予觀之辭氣輕佻無老成之意而荆公賞之如此豈各有見歟

陳后山黄樓銘體裁彷彿元次山中興頌但頌則三句三韻而銘則三句纔用一韻又通篇是一韻兹為少異頌宏闊典雅銘則縝密但規款差小豈所紀事有不同耶

東坡謫居齊安妓有李宜常侍宴集他妓俱得坡詩惟宜以語訥不得坡去齊安宜哀請甚力坡有詩曰東坡

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侶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坡老於是失言矣子美無海棠詩者以母諱海棠耳安可引用以與一妓哉

西郊詩話謂體物語形於詩句如許渾荊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語亦工矣柳子厚蒔藥閒庭延國老開尊虛室值賢人語尤自在而韻勝至東坡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則上下意相關而語益奇予以為一解不如一解子厚涉于牽合東坡涉于嘻戲

俱不若用晦之作雖俳比而不覺焉

弘治中京師語曰禮部三尚書一枚黄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黄老謂道士崔志端以太常卿兼禮書也五白丁則予忘之黄老白丁亦的對云

賈島初為僧退之見其詩令其還俗俞紫芝有詩名欲為僧荆公欣然為置祠部約日祝髮而紫芝不果二公何所見不同至饒德操以一時風雅之英竟落髮為僧甚矣宋人之溺於佛也而一時交遊如呂紫微謝無逸

潘大臨韓子蒼諸賢亦豈能辭其責哉聰聞復為行童坡令作昏字詩聰曰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鈎新月挂黃昏坡大稱賞曰不減唐人然不能用韓賈故事兹亦可恨也

白樂天玉顏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之句後人累累以調笑解紛東坡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韓待制戲為詩曰昔日緹縈亦如許盡道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春風忍使梨花偏帶雨

東坡別有一段風味張胡之詩未見佳處張詩上句劣胡詩下句劣也

唐自中宗玄宗多與羣僚倡和宸筵邑席無不景從雜以宮嬪貴主無復內外之辨曲水臨渭亭立春上巳昆明溫泉幸安樂公主公主滿月十月誕辰大明殿兩儀殿東堂聮句諸詩是已流連光景競尚聲樂甚至渾脫迴波八風之舞禮法蕩然殊可嘆也獨開元十六年自擇諸州刺史勅宰相諸王御史以下祖道洛濵具太常

樂帛舫水嬉令賦詩而玄宗自為詩令高力士賜之愛民擇吏之意為後世之所僅見未可以一時浮侈少之

唐景龍中沈宋李嶠蘇頲岑羲盧藏用諸公每宴必侍侍必有詩大率多媚辭取悅無復詩人規戒之意于時獨郭山惲只誦鹿鳴蟋蟀二詩李日知安樂公主第其卒章曰所願但知居者樂無使時稱作者勞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宜三臣者斯謂矯矯矣

唐寧王取賣餅之妻厚有所遺妻後見餅師淚下若不勝情王維詩曰莫以今時寵難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崔郊鬻婢于連帥得錢四十萬後郊見婢出遊婢泣誓不已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連帥得詩即還其婢仍厚為奩飾此二事寧王與連帥可謂過而能改抑情申義矣趙嘏浙西有美姬感之計偕浙帥奄有之嘏及第以一絕箴之

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事雖相類而義則不同也

古今為詩話者往往標致已作如張表臣珊瑚詩話每引一事輒以已詩附其後曰予有詩云云其論元微之謂詩人豪氣例愛矜誇及其自為詩話乃復如此殊不可曉

宋髙英秀好譏病古人詩如謂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便

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子不知衛子為何物及讀張表臣詩話曰呼驢曰衛不知所本豈衛地多驢邪然後知衛為驢也

唐人喜押人字韻然在各集中皆為警句如飛入宮牆不見人楊柳青青渡水人遍插茱萸少一人西出陽關無故人客中時有洛陽人春來多有江上人出門俱是看花人猶作長安下第人從此蕭郎是路人隔花催喚打魚人累貌尋常行路人試問西河斫桂人如此甚多

不能悉記也
陳白沙公甫隱居不仕成化弘治中甚有高名然公自
禪學其詩亦然如曰人世萬緣都大夢天機一點也長
生諸君試向東南望何處淩空拄杖飛天涯放逐渾閒
事消得金剛一部經無柰華胥留不得起憑香几讀楞
嚴之類是也若論其興致之高自成一家可以振響流
俗亦一時之英不可誣也
賈島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又渡桑

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謝疊山曰旅寓十年一旦別去能無依依之意故望并州為故鄉也楊方震曰并州去咸陽已遠桑乾尤遠反并州以近咸陽且不可得況於歸咸陽而可得哉詩意如此謂其久客眷戀豈其情哉疊山固非方震亦未盡也賈島久寓并州不得返咸陽日夜憶之此詩渡桑乾以入并州若誠以并為故鄉者并非故鄉而以為故鄉久容無聊之意可想見矣只如此說似更直切

劉呆齋以淵博之學英敏之才發為文章抑揚辯博名蓋一時獨於韻語若未解然者世固有詩不如文如韓退之蘇子瞻曾子固者特其聲響格調之間差弱耳未甚相遠也呆齋往往多累句俗語與其文若出二手丘瓊臺亦然客有問二公之詩偶然及此非敢輕議前輩也

陶淵明詩沖澹深粹出於自然人皆知之至其有志聖賢之學人或不能知也其詩曰先師遺訓予豈云墜四

十無聞斯不足畏又曰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予謂漢魏以來知遵孔子而有志聖賢之學者淵明也故表而出之

太白詩起句古人謂之開門見山其實初若稍緩至結束處便峻絕不可當明月出天山憶昔洛陽董糟丘黃鶴高樓已搥碎之外如懐仙歌行路難雲臺歌夢遊天

姥南陵別兒童入京之類是也風吹柳花滿店香山谷云未是太白吳姬壓酒勸客嘗壓字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此真太白妙處也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永叔云此常語也明月清風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所以驚動千古者固在此也合是二說觀之益信

太白山鷓鴣詞語意俱苦至末句云紫塞嚴霜如劍戟

蒼梧欲巢難背違我心誓死不能去哀鳴警呌泪沾衣豈永王南巡被脅時作邪其情亦可見矣

石崇以綠珠死喬知之有妾曰碧玉為武承嗣所奪知之作綠珠怨末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寄意碧玉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于衣帶竟以他事坐知之族誅綠珠死于未收之日碧玉死于已奪之後二妾固自有優劣而季倫以婦人賈禍知之乃蹈覆轍可哀也李清詩云當時若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其

語淺曹鄴云若遺綠珠醜石家應尚存可謂名言矣
梅聖俞温成皇后挽詞歌欲傳長恨人將問少君賦一
代母后之詩而以致寇失國之貴妃比之不恭甚矣
題畫詩吳融經年蝴蝶飛不去累歲桃花結不成此學
究語也太白游雲不知歸日見白鷗在此中冥昧失晝
夜隱几寂聽無鳴蟬非不是此意而迥出如此大抵畫
詩雄渾精妙無出老杜次惟太白如族弟燭照山水畫
歌趙少府粉圖山水全篇飛動跌宕真名筆也